遊武夷山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遊武夷山記
作者：鍾惺　明

本作品收錄於《鍾惺集》

入閩自崇安縣南至省會，八百餘里，周始於山。去縣三十里之裴村，隔溪望，形神獪譎，疑不為山。疑不為山，而習者創，恒者奇，人始作山想，欣然思一至者，武夷山也。山之情候在溪，溪九曲，山或應或違，而無所不相關。往往用舟，緜一至九，終武夷遊事。而自縣南來者，去山十里有水簾洞最勝。洞在山之萬年宮左，按圖乃與一曲諸峰鉤連，異嶺同勢，如兩人背立。遊宜從此始。或曰七曲有徑可達此洞，則其離合斷屬之故又不可問也。

予以天啟三年癸亥歲北歸楚，則路先裴村，度溪，憩山下萬年宮。雖欲始水簾洞而不能。故事：藩臬闔司，遣吏送出關，住此作答。事竣，為二月初八日。友人商梅，身送予至此，曰：「遊武夷，右之右之耳。」蓋凡曲在宮右故也。遂稍理遊事。

大要宮在山為郵舍，在他處已作深山。然大王與幔亭二峰似處宮後，入即見之。及舟始一曲，始正立溪左，莊甚。至二曲，枕藉傍小峰，軒輊成態，然遊者皆以為一曲中物也。而一曲所有之峰，如大、小觀音與獅子，與二曲之玉女，入舟皆見。舟行稍遠，則獅子沒，三峰去一為二；又遠，則小觀音沒，二復為一。然三峰不以出沒為有無也。玉女靜好秀羸，屢遷多姿，一曲之未至與三、四之已過者，心目延返，皆不能忘情於此，雖欲專屬二曲而不能也。然二曲用此為標。標三曲者，峰不可數，小藏為最。四曲者，不可數，大藏為最，其下有臥龍潭焉。標五曲者，不可數，仙掌、大隱屏、接筍為最。六曲則天遊觀，觀左右之晚對、蒼屏、三教、大、小城高岩為最，若一曲之大王、幔亭，二曲之玉女也。

予初八日之遊至六曲止。念一日中已分其一，緜建陽行四十里至此，而餘其二，以終六

曲。是以三曲之靈岩、一線天、虎嘯岩諸處不能往。往非輿行六七里不可如是，是以三曲專一日亦不為過。念霽甚，是夜天遊觀之月，居高及遠，當為溪山之鑒，宿無良於此者。出舟，仰小藏壁中「仙船」而去，乃繞其背至臥龍潭。潭在大藏峰下。九曲之水，清無隱鱗，雖淺亦自可，而此水以潭名，奇為靜深，淵淵然如隱沒而不恒流焉。繇此趨平林渡。未終五曲，以輿代舟，尋大隱屏，朱晦翁書院在焉。當諸曲之中，溪山所會也。翁自有記。接筍峰雁次相綴，書院在峰前，而雲窩在其後。雲窩者，陳少司馬省所營。公長樂人，住山十二年，因崖割勝，居處廬旅，部署歷歷，法趣相生，使後至者有鳩借鵲巢之思焉。予留詩見誌。乃循仙掌峰，曲折緣沿，步夕陽空翠而上。繇石門入，上天遊觀。是夜宿焉。俯接筍峰，地高天近，空水煙霜，俱化為月，一光所往，未見其止，始知身在山中。與商子亭中坐立相對，惟恐其旦。旦則登一覽台。台高於觀，三曲之水反在其下，可濯可鑒。見大王峰，復莊甚。

降復問舟，蓋初九日也。意當從五曲始，不知六、七曲邊際，已銷付仙掌筍輿中。舟待於七曲久矣，乃從此入舟。以故六曲之蒼屏、上、下城高岩、小桃源俱未遑問焉。標七曲者，為北廊岩、天壺峰，八曲為鼓子、三教峰、百花莊，九曲為寒岩、靈峰觀。恬目緩趣，佳處領其要而已。

行至九曲，徑夷目曠，有出山之意。念岩壁之散處溪左右，為舟所未至及舟至而步未及至者，雅不欲以既倦之心目償之，乃回舟。棹聲未滅，已過天遊觀。誦謝康樂「空翠難強名」之句，望昨夜所坐立亭子，危仄似非可著足處。仙掌雖一峰，橫據甚廣，籠映可數曲，緣壁甫窮。遂廢五、六曲之舟，有以也。

將達五曲，步至接筍峰下，欲登而不敢必，陳力進止。繇一小門入，入得一亭可憩。其絕頂有雞胸岩，受趾以外，深不見底，以度。而峰本不甚高，依壁為木梯，級不盈尺，凡七十級，而予以病後不能登。有詩云：「自悼來偏晚，非關上獨難。」謂遊山須及時，興日進而具日減，年所為也。一道士手茶果躡梯下，步甚安，承飲焉。山中人以種茶代耕，茶推接筍為妙。

輿而舟，舟而又輿，返尋六曲之蒼屏峰、城高岩。岩半廬一僧，僧亦山中所少也。輿而又舟，度溪問所謂小桃源者。按圖，舊有石堂寺，宋天聖間，中夜風雨陷之。所陷之石，倚垂者為洞，墜者為梁；水聲出洞梁中，戛戛者為澗。凡為石門者二，劣得抽進，乃有田園廬舍，桑麻雞犬，不知其為山中也。幽險之極，得坦曠者反以為異，武夷可居無過此者。

入舟過四、三曲，玉女、大王諸峰，數面成故。反宿萬年宮，遊事可終，念山中宿處，高莫如天遊，深莫如虎嘯，乃舍舟橫斜行六七里許，問靈岩。岩不甚高，石覆如廊，洞如比屋，堂寢略具。簷牙所交，天光入隙，廣不逾寸，長百之，如線者，一線天也。橫有隙，繇一洞，又穿一洞。既至，寒吹如晚如秋者，風洞也。望衡對宇，可往可來者，伏羲洞也。日暮矣，返宿虎嘯岩。岩高於靈岩，立而微俯，以覆綴壁之屋。僧居之，屋亦瓦，然終古不知有雨。是夜月甚，煙光如溪，使人欲泛。予詩所謂「置身星月上，濯魄水煙中」者是也。

明日，繇二曲入舟，尋止止庵。山中無桃花，大要為茶所奪，唯靈岩以往及止止庵稍粲粲如瓶中物，亦自可念。還繇舟揖玉女峰。舟所漸近，大、小觀音、獅子峰復為三。

飯萬年宮訖，具威儀而行，不自以為遊人矣。左行十里，道傍得一門，如竇，易筍輿而入。坦步二里許，丹霞障玉柱、火焰，二峰桀豎，上亂煙日，群峰夾之。徑漸仄，兩壁相拒，如行三峽中。水間關阨於石，紆直不自繇者為澗，而不能為溪。然舁者亦跌而頻濟。石益束，厥勢殆交，交則為洞，如小桃源，而大險倍之。洞窮徑出，復有天日，乃睹水簾洞石壁。壁高而俯，故所覆甚遠。去壁數百武，已覺晴日內餘飛如雨，久之始知流從壁上來。屋掛於壁，欄周之。拾級憑欄，如人執噴壺往來絕頂，滴瀝如絲，東西遊移；或東西分，弱不能自主，恒聽於風。洞以水得名。峰勢雄整，而水之思理反細。聲光微處，最宜靜者，非浮氣人聽睹所及也。予初不知水簾洞與武夷已隔一溪，相去又十里，何以相隸？既而悟舁人頻濟處，已還度溪，原未嘗隔也。

鍾子往返武夷三日，覺遠望疑不為山者，身到處無非山。山不知有曲，溪為之。溪不自謂曲之必九，泛溪者為之。水簾洞與武夷，一而二，二而一，自縣南來者宜以此為遊事之始。來者甚銳，望九曲不能待，姑俟其歸。歸則韻者如食宜飫，俗者如倦欲寢，故竟亦過而不問也。商子道予決計以水簾洞終武夷遊事，為月之初十日。

〈（以上一篇錄自《鍾伯敬先生遺稿》卷二）〉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